



资料图片

追寻太阳

卢朝阳

(接上期)

方武先笑了笑:“是二哥指挥打的嘛”。“是你出的主意嘛”天王高兴地说。方武先:“我们红军的毛委员,就经常指挥我们打这样的漂亮仗,我只学来一点。”

三个人正说得热闹,天王那个住城里的连襟胡金生来到门外。

胡金生:“哟,二姨夫正表演枪法哩。”

天王:“噢,是那股风把你吹来了?快进家吧。”

胡金生提着土布长衫的衣摆,笑呵呵走进来,照着方武先,目不转睛。

天王把客人让到客房,对陆么妹说:“去跟你嫂说,他三姨夫来了。”

方武先见来了不速之客,想避开,就和陆么妹一起去了。

胡金生好笑:“二姨夫家里有生客?请来和我小弟认识认识吧。”

天王诚恳地:“哦,你说他呀,也是我的亲戚。”对提酒拿菜进来的妻子张氏:“去叫方家兄弟和么妹来见三姨夫。”

张氏答应着退去。

陆么妹拉着方武先进来。胡金生站起来迎接,贼眉鼠眼地打量着方武

先。

天王介绍:“这是我的姨妹夫胡金生,这是……”

陆么妹急忙朝二哥使眼色,她发现这个人来意不善。

见天王住了口,胡金生阴声怪气地问:“这位兄弟贵姓?我怎么没有见过?”

“他是,是……”心实的陆天王一时不知怎么介绍。

陆么妹站上前:“胡三哥不认识他?哈哈,你升官发财了,咋会认得我们穷亲戚!他是我的男人。”

方武先想不到陆么妹突然冲出这番话,羞得低下头。

胡金生尴尬地:“啊啊,久违久违,老弟,恕我有眼不识尊面。”

天王爽朗地大笑。

胡金生回城后不几天,天王的三姨妹张氏悄悄派人从城里送信来。

来人:“胡太太说,胡先生向驻在城里的中央军郑师长报告了,说你家有红军,她听见郑师长说后天要派两个团来你们这里,因此叫我来报个讯。”

天王:“黑良心的狗东西。”对张氏:“拿两块大洋打发这个兄弟。”

来人:“谢谢陆司令。我不敢要,那边

胡太太已经给我盘缠了。”

天王在厢房里找到方武先,说明了情况,准备通知各大队来商议,叫乡亲们撤上九龙屯,想和匪军硬干。

方武先:“不忙。依我看,这回敌人来势不小,对打我们要吃亏。不如让各寨兄弟分散,各打各的。那班中央军不熟悉这里的地形,我们分散开,照机会打一下就撤,把他们拖死在老山沟里。”

天王想了想,拍腿说:“好,依你。”大队匪兵开进沙子沟地区。

花山四十八寨,寨寨空无一人。

匪兵不得不四处分散,寻找对手。

一个连的匪兵遭伏击,狼狈溃散。

一队匪兵钻进深茅草坡,迷了路,转来转去,转到天黑也走不出这条山沟,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这边,天王的妻子罗氏脱下一件外衣,把红军给天王的军旗包好,塞在一个岩洞里,和张氏背着孩子往老林深处躲去。

一队匪军跟着一个骑高头大马的官儿走在一条山沟里,叭的一声枪响,那官儿栽下马来,匪兵们惊慌地乱放枪,却不见一个人影。

天王、方武先和陆么妹躲在一道岩缝里。

方武先:“好,打得准。”

陆么妹:“还不是你教的。”

天王对几个弟兄:“以后,你们都要学得像方家兄弟那样,一枪挑一个。”一队匪兵走过林中小路,“吭”的一声,一个匪兵被捕野狗的铁夹夹住脚,痛得哎哟直叫唤。

几个匪兵被捕猎的网子网住,撕扯不开。

许多匪兵拉肚子,打摆子,哼哼叽叽,躺在寨边无人管。

敌人四处扑空,损失惨重,不得不撤回城去。

秋天谷子黄了,包谷吊包了。

沙子沟的布依人忙着收割,又要派人放哨,防备城里的匪兵来袭击。

天王看着田头地里做活路的多半是老人和妇女,心中好不焦急,更恨那些三天两头来搔扰的匪兵。

方武先挑着一挑包谷走来。

天王招呼他:“方家兄弟,来歇气吧。”

方武先放下担子,和天王坐在树荫

下。

天王:“唉,当初我们跟杨政委他们走了就好罗。”

方武先瞧瞧天王,心里觉得这样拖下去,会影响布依人的生活。他想了一会,试探着说:“听说广西右江还有红七军留下的部队,我们不如投他们去吧。”

天王:“好,我们兄弟算想到一处来了。”

夜里,天王把妻子罗氏、张氏叫到厢房来,陆么妹方武先也在坐。

天王对妻子:“我和方家老弟决定带人马下广西右江投红军,你们在家不要怕,给我带好孩子,等我们找到红军了,就来接你们娘儿几个。”

罗氏:“我们不怕,你放心去,有么妹陪我们呢。”

陆么妹依恋地看看方武先,欲言又止。

天王:“让么妹和我们一路走。”他说着看看方武先,方武先点头。

天王:“我看明说了吧。如果方家兄弟瞧得起我们布依人,就和么妹成了亲再走。”

方武先和陆么妹脸红不语。

罗氏张氏高兴地:“好罗好罗,你们放心去,我们几娘儿等你们回来接。”说完,罗氏取出那面军旗,双手捧着交给天王。

天王接过去,激动地翻来翻去看着。

天王:“我们走了,家里的地,全部分给乡亲。现在哪家租种的,就给哪家。”

罗氏张氏点头答应。

天王:“今年的租子也不许收了,收来你们也吃不完。”

这一夜,一家人坐以待旦。

阳光灿烂,小河水急湍。一面军旗在风中飘扬,天王和方武先率领着布依兵马,朝着南方去,沿途布依亲人挥泪相送,依依不舍。一个慈祥的布依老大妈蹲在一担木桶边,端起一碗碗红糖茶叶水献给天王的队伍。

盘江畔白层渡口。滇军孙渡部一个团严密封锁渡口,阻击准备南下的天王部队。南岸的山上,滇军的防御工事随处可见,掩体上露出机枪枪管,堑壕中人影攒动。

北岸。竹林中天王的部队急急忙忙伐竹扎排,准备强渡。天王指挥三个竹排载着四十多个弟兄先下水,其余的人在

北岸以全部火力进行掩护。

“乒乒砰砰”,两岸的枪声顿时大作。

敌人的火力十分强大,天王的部队无法把对方的火压下去。竹筏未划出三丈远,已有许多弟兄中弹,七八个挂彩的弟兄在激流中挣扎,顺河漂去。

情况十分危急。方武先对天王大声说:“二哥,不行。快叫弟兄们往回划。”

强渡失败,天王领兵寻原路返回。

但是,来路上,川军杨森部队的一个团追击已占领了沙子沟一带。

天王率队退到弄染寨前,只见寨内火光熊熊,老人小孩哭骂声和匪兵烧杀抢掠声混杂一阵落到天王耳中。

天王睁圆怒眼,领头冲入寨中。

弄染寨中,一场残酷的厮杀激烈进行。

杨森部队源源涌入寨中,把天王的队伍分割为若干小组。

天王和副官张海宽、罗坤三人被上百个匪兵追入一院内。匪兵把小院团团围住。院里的房屋在烈火中熊熊燃烧。

方武先和陆么妹跟天王他们被冲散,带着十多个弟兄在一条弯曲的巷道中与匪兵周旋。陆么妹仗着熟悉地形,领着方武先一伙灵巧地左拐右拐,很快冲出寨去,吸引了大队匪兵。

王文亮带着几十个弟兄浴血奋战,左冲右突,极力想接近天王他们。无奈敌人数倍于他们,装备精良,几次冲击均未奏效。

燃烧的房屋很快倒塌。天王陷入重围,子弹也打光了。

七八个彪形大汉冲入院中,扑上去把天王拦腰抱住。天王挥肘一击,击倒了一匪兵,抬腿一踢,踢翻另一个匪兵。

然而,终究寡不敌众,天王被擒。

贵阳市北泥沱的石街上,天王被杀人魔王杨森用铁丝穿了锁骨,缚于木笼囚车上,游街示众。天王不停地破口大骂,高声宣传穷人闹革命的道理。

负责押解天王游街的川军军官无法,慌忙把囚车带回杨森的军部。

第二天,杨森残忍地割了天王的舌头,又押他去游街。天王口流鲜血,怒目圆睁,威武不屈。

天空乌云密布,雷声阵阵,天王慷慨就义于贵阳市北郊。

(完)

安静的重化庄园

高立文/图

在这个“活得匆匆,来不及感受”的年代,你需要一个适合自己“感受”的地方。对我来说,我喜欢在安静的午后或静谧的黄昏走入重化庄园,慢慢感受那份古朴的宁静和神秘,看着那些石头与青瓦浪漫的组合,感受着惬意的安静。

重化庄园位于普定县化处镇,在距镇政府办公楼500米的文笔山上。

沿着“之”字形青幽幽的石板拾阶而上,每上一步,化处小镇的轮廓就会越来越清晰。从山脚走20米就到了庄园的门口,它的门口有一块大石匾,上刻“重化村”三个大字,笔锋刚劲有力。推开木制的大门,随着“吱呀”的声响,你就走入了一个世外桃源,古朴的建筑,茂盛的树木,让你顿时有走入梦境的感觉。

那些光滑的石板、石梯铺满了整个视野,连那些建筑都是厚厚的石墩垒起来的。整个庄园囊括了从半山腰以上的所有地盘,里面凡不是悬崖峭壁处都有坚实的高墙。这里地势险要,是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真实写照。直到你爬上山的顶峰,整个化处尽收眼底,抬头便可以看见双凤山寺、空山,再往远处看,就可以看见胡家湾村的五指山了。

民国初年,住在化处街上张灵谷、张禹贤的父亲家里财产颇多,但时局动荡,土匪横行,由于化处是几个地区的交界,人口流动大,形势更为复杂。尽管张家人口兴旺,高楼耸立,但还是被土匪抢过很多次,为了保护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,张家从一姓韩的人手里买下了文笔山的整个山头,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夜晚爬上文笔山顶,大兴土木,修建了这座集生活、生产、军事防御的庄园。开始的时候只有

张姓一家人住在上面,后由于匪患加重,化处街上的谭姓、王姓、唐姓相继搬了上去,重化庄园人口最多的时候房屋40多间,有30余户100余人。

出于防御的需要,庄园的建筑全部都是石头修建成的,房子的周围有高高的围墙,它们不加修饰,随地势的起伏而建,蜿蜒曲折,形成一种立体的曲线美。那些经过岁月洗礼的瓦片,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得青亮。这些防御设施建成后,土匪还是没有放弃他们的掠夺计划,有次土匪趁山上的人白天收粮的时候,用绳子吊上近20个人,又把山上的人家洗劫一空,山上的人也被土匪打死打伤了几个。

民国壬申的春天,也就是在庄园建成后12年后,为了加强对土匪的防御,张灵谷、张禹贤2人在庄园里重新修建了碉堡和地道。碉堡四面有枪眼,遇到土匪上来的时候,全庄园的人可迅速躲进碉堡,向外还击。地道直通山下的化处中学,万一守不住的时候,可以顺着地道通向山下。

经过岁月的洗礼,现在走进重化庄园,看见的建筑群都在一片平整的土地上,正中间整齐地列着三栋大瓦房,青砖封火墙,雕花木窗格,高高的青石街,建筑占地面积为300平方米。每一栋房子前面,均是石板铺就的院坝。第一、二栋房子之间还有一片菜地,这三栋房子的右边,一条石板小路相连,直通山顶。小路两边,用石墙将路与房子隔开,第三栋房子显得特别大,院坝略靠两边,有两座高高的石砌寨墙和碉堡。眺望远处,幽幽山上,郁郁葱葱,点缀在其间的残砖、碉堡,如诗如画,美不胜收。那些石头垒起的建筑像个不会说话的老人,



无言地展示着昨天的辉煌,只有风吹起,绿色的树林发出声响的时候,我才

想起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。

王涛

品味夏天

雨是夏天的表情。绵密泼洒的雨脚繁衍着夏日里所有的梦想,调配出最浓郁、最丰富的绿色。绿意拓展着田野的深度。浅绿,深绿,碧绿,墨绿,绿在加深着人们视觉的层次;豆绿,橄榄绿,苹果绿,苔鲜绿,水晶绿……绿在丰富着我们的想象力。

“坐看苍苔色,欲上人衣来”,绿在恣意着它的动感;“山路元无雨,空翠湿人衣”,绿在繁衍着她的质地。自然造化在用腻了那只幻化出五彩的神笔之后,开始钟情于绿色这一至真至纯的色彩。用雨水调配,加上神思飞扬,调剂出一个绿意缤纷的夏天。

如果说春秋是一幅细腻传神的工笔画,从花蕊花瓣到叶片果实,铺展出色彩的绚丽与精致;冬天就是笔力劲健的木版画,黑白套色,大俗大雅,境界悠远;那么夏天则是神祇笔下的大写意,浓墨重

彩,酣畅淋漓,绿意盎然。

夏天着一身绿罗袍,从头到脚,扯天连地,汪洋恣肆着人们的视觉。山林里绿云缭绕,田野上绿意铺展,湖面上绿水荡漾。到处是一个凝碧的世界。不论是雾霭朦胧的早晨还是斜阳西坠的黄昏,置身乡村的每一个角落,吞吐的都是绿意浓浓的空气。

因此,生活在乡间的农夫比城里人更有福气,枕着绿色,伴着虫鸣,会做一个绿意葱茏的梦。

夏给人的不止是视觉的盛宴,更是听觉味觉的享受。

在乡间,蝉是才艺双全的鼓手。蝉鸣从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,用高亢的音符串联起夏天的每一个细节。或一蝉独唱,或双蝉齐鸣,或众蝉合唱。用自己嘹亮的歌喉将生命的夏季填得满满的。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很难想象没有蝉鸣的夏

季会是一种怎样的空旷与荒芜。

此外,鸟儿的声音也是夏天的组成部分。布谷鸟、云雀、麻雀、乳燕、斑鸠的叫声杂然相间,此起彼伏。布谷鸟独自飞翔于田畴、山林的上空。雌雄的叫声迥异,或悠远苍凉,或急促有力,互相应和酬答,让天空渺远大地空旷,却决不比翼齐飞。我至今也没能分清雌雄的不同叫声。云雀是乡间的女高音,在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被称作叫天子的鸟,声音清啾。麻雀是刮过田间地头的疾风骤雨,土里土气的它们从没有感到拘束,栖身于农夫的屋角檐头,成群的如珠玉落玉盘,嘈切杂乱。乳燕的啁啾可爱,斑鸠的老气横秋,作老人打鼾般的鸣叫。所有这些如同结在房前屋后树上的果子,俯拾即是,让置身其间的人感受到自然亲切,带来无限的向往。

在绿意更浓的田野深处,阳光于绿

色的结晶在沉淀发酵。红薯在地下孕育情事,不小心将消息露出,绽裂了畦垄。大豆摇铃,玉米灌浆。夏天的田野到处熏蒸着发自大地母腹的馨香。

满野乱窜的乡村孩子,潜入果园瓜园,摘桃摸瓜,大快朵颐。而这种尝青、偷青的行为只要不是故意糟蹋是不为过的。那种惊险的经历,让每一个有过此等体验的人至今记忆犹新。折一根甘甜的玉米秸,作为礼物献给钟情的女孩,看着对方细细地咀嚼吮吸甘美的汁液,让自己也感到无比的甜蜜。夏天的田野让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初尝初恋的滋味,那就是玉米秸汁液的清纯甜蜜。或者挖几个红薯,摘几串豆角,火烧火燎地烤着吃,吃得满嘴焦香。夏天的滋味让人感受到大地的丰厚和底实。

品味着苍翠的夏天,我们感到生命的充沛与无限张力。

邢江河颂歌

郭朝伦



你,从远古走来,年轻又豪迈。
你,四季长流的水,
养育我们聪明的后代。
你,袅娜的身姿,
点翠祖国大地的山脉。
你,不屈不挠的精神,
勇往直前贵无旁贷。

曲曲折折,折折曲曲,
穿过一山又一山,通向一寨又一寨。
我们沿河走来,
走向璀璨的世界。

藤甲兵

马兴

山藤护体坚如钢,
蜀兵屡战溃不堪。
孔明沿思破玄机,
熊熊烈火化魂烟。

千古隐匿出深山,
一身盔甲惊四方。
实村实料原三国,
英姿英武今至寨。

《安顺周末》征稿启事

一、文体不限。

二、内容为安顺历史、文化、人物、传说(故事)、景观、风土民情等的作品均可投稿。

三、字数在1500字内为宜。

欢迎各界人士支持《安顺周末》并积极投稿,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。来稿不退,请自留底

稿。

投稿邮箱:
anshunzm@gmail.com

投稿地址:安顺市黄果树大

街安顺日报社《安顺周末》编辑

部

邮编:561000